

金粉世家

張恨水著 第五冊



世界書局印行

第五集目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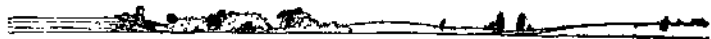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三十八回 | 擁翠依紅無人不含笑 | 勾心鬥角有女乞垂憐 |
| 第三十九回 | 情電逐踪來爭笑甜蜜 | 小星含淚問故示寬宏 |
| 第四十回 | 勝負不分鬪牌酬密令 | 老少咸集把酒闌新居 |
| 第四十一回 | 當面作醉容明施巧計 | 隔屏說閑話暗洩情關 |
| 第四十二回 | 雲破月來良人避冢婦 | 鶯瞋燕咤嬌妾屈家翁 |
| 第四十三回 | 綠暗紅愁嬌羞說密事 | 水落石出惆悵卜婚期 |
| 第四十四回 |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事 | 參商局外偏向局中愁 |
| 第四十五回 | 瓜蔓內援時枉施舌辯 | 椿萱淡視處忽起禪機 |
| 第四十六回 | 手足情深芸篇誑老父 | 夫妻道苦蓮舌弄良人 |



第三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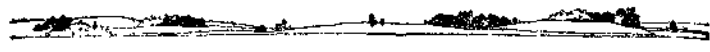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八回 擁翠依紅無人不含笑 勾心鬥角有女乞垂憐

燕西見秀珠生氣去了。心裏也有些氣，只管讓他二人走去，却未曾加以挽留。背轉身仍到來今雨軒，和曾烏二小姐談話。曾美雲自燕西去後，就問烏二小姐道：這白小姐就是七爺的未婚妻嗎？烏二小姐笑道：也算是也算不是。曾美雲道：這話我很不解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怎麼弄成一個兩邊倒呢？烏二小姐道：你有所不知，這白小姐是他們三少奶奶的表親，常在金家來往，和七爺早年就很好，雖沒有正式訂婚，他要嫁七爺，那是公開的秘密了。七爺今年新認識一位冷小姐，感情好到了極點。慢慢的就和白小姐疏淡下來了。而且這位白小姐又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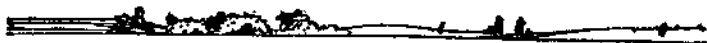


勝不過，常常爲一點極小的事，讓這位燕西先生難堪。所以他就更冷淡，一味的和冷小姐成一對兒了。不過這件事，他們家裏不很公開，只有幾個人知道。這位白小姐更是睡在鼓裏，不曾聽得一點消息。所以他心裏還是以金家少奶奶自居，對這未婚夫拿嬌。其實七爺的心事，是巴不得他如此。只要他老是這樣，把感情壞的不可收拾，自然口頭婚約破裂，他就可以娶這位冷小姐了。這位冷小姐，我倒是遇過好幾次，人是斯文極了。我也曾和他說過好幾次，要到他家裏拜會他，總又爲着瞎混，把這事忘了。曾美雲笑道：我看這樣子，你和七爺的感情，也不錯啊。烏二小姐臉一紅，笑道：我不夠資格，不過在朋友裏面，我們很隨便罷了。曾美雲笑道：很隨便這句話，大可研究，你們隨便到什麼程度呢？烏二小姐道：我雖不怎樣頑固，極胡鬧的事情也做不出來。隨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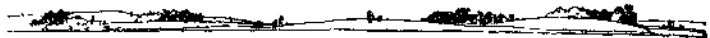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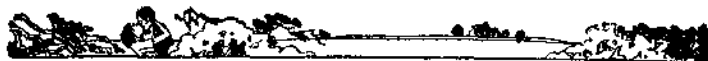
的程度，也不過是一處玩，一處跳舞。我想人生一世，草生一春，多大的光陰，轉眼就過去了。這花花世界，趁着我們青春年少，不去痛快玩一玩，一到年老了，要玩也就趕不上幫了。正說到這裏，燕西却從外來了。曾美雲笑道：白小姐呢？怎麼七爺一個人回來了？燕西道：我並不是去找他，和白太太有幾句話說。烏二小姐笑道：你和誰說話，都沒有關係。言論自由，我們管的着嗎？燕西笑道：密斯烏說話，總是這樣深刻，我是隨便說話，並不含有什麼作用的。烏二小姐笑道：你這話更有趣味了。你是隨便說話，我不是隨便說話嗎？曾美雲道：得了得了，不要談了。這樣的事，最好是彼此心照，不必多談，完全說了出來，反覺沒有趣味了。燕西笑道：是了。這種事只要彼此心照就是了，用不着深談的。說時，對曾美雲望了一眼。曾美雲以爲他有心對他譏諷，把臉臊紅了。烏二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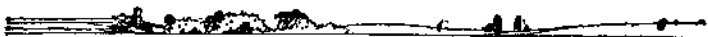
姐笑道：你瞧瞧，七爺說，他說話是很隨便的。像這樣的話，輕描淡寫，說得人怪不好意思，這也不算深刻嗎？燕西連搖手道：不說了，不說了，我請二位吃飯。那站在一旁的西崽，格外的機靈，聽了這話，不聲不響，就把那個紙疊的菜牌子，輕輕悄悄的遞到燕西手上。燕西接着菜牌子，對曾烏二人說道：二位看看，就是我不請客，他也主張我請客呢。說着，又對西崽笑道：你這是成心給我搗亂。我是隨便說一句話，作一個人情。你瞧，你也不得我的同意，就把菜牌子拿來。這會子，我不請不成了。我話先說明，我身上今天沒帶錢，回頭吃完了，可得給我寫上帳。你去問櫃上，辦得到辦不到？茶房不好意思說什麼，只在一旁微笑着。燕西笑道：看這樣子，大概是不能記帳，你就先來罷，吃了再說。茶房去了，曾美雲笑道：金七爺人真隨便，和茶房也談得起來。燕西道：還是曾小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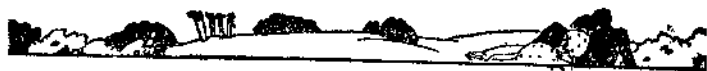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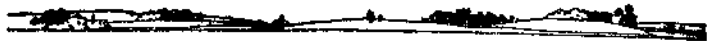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八回

不留心說了一句良心話，我究竟很隨便不是？烏二小姐道：密斯曾，我是幫你的忙，你怎樣倒隨着生朋友罵起我來了？曾美雲笑道：我只顧眼前的事，就把先前的話忘了，這真是對不住。我這裏正式的給你道歉，你看好不好？烏二小姐笑道：那我就不敢當。燕西道：曾小姐因我的事得罪了烏小姐，我這裏給烏小姐道歉罷。烏二小姐道：這就奇了，我和七爺是朋友，他和七爺是朋友，大家都是朋友，爲什麼曾小姐得罪了我，倒要七爺道歉，這話怎樣說？若是我得罪了曾小姐呢？燕西道：那自然我也替你給曾小姐道歉。烏二小姐道：那爲什麼呢？燕西道：剛才你不是說了嗎？大家都是朋友，我爲了朋友和朋友道歉，我認爲這也是義不容辭的事。這一說，曾烏二位都笑了。燕西剛才本來是一肚氣，到了現在，有談有笑，把剛才的事，就完全忘却了。惹事的秀珠，他以爲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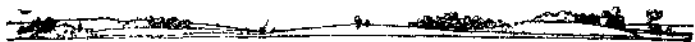
燕西是忍耐不住的，總不會氣到底，所以在公園裏徘徊着，還沒有走。現在和他嫂嫂慢慢的踱到來，今雨軒前面來，隔了迴廊，遙遙望着，只見燕西和曾烏二人在那裏吃大菜。一面吃，一面說笑，看那樣子是非常的有趣味。秀珠不看則已，看得眼裏出火，兩腮發紅，恨不得要哭出來。便道：嫂嫂，我們也到那裏吃飯去，我請你。白太太還沒有理會他的意思，便笑道：你好好請我作什麼？秀珠道：人家在那裏吃了東西來饒我們，我們就會少那幾個錢，吃不起一頓大餐嗎？白太太聽了這話，向前一看，原來燕西和兩位女友在那裏吃大餐，這才明白過來。秀珠這話，是負氣說了出來的。便道：你真是小孩子脾氣，怎麼說出這種話來？七爺未必知道我們還在公園裏沒走。是他請客，那還好一點，若是別人請他，我們一去，他還是招呼我們好呢？還是不招呼我們好呢？走罷！



站在這裏更難爲情了。說時，拉着秀珠就走。秀珠本來是一時之氣，經嫂嫂一說，覺得這話很對，便硬着脖子跟着走了。燕西遠遠的見兩個女子在走廊外樹影下搖搖動動，就猜着幾分，那是秀珠姑嫂，且不理他，看他如何。後來彷彿聽到一句走罷，聲音極是僵硬，不是平常人操的京音，就知道那是秀珠嫂嫂所說的話。心裏才放下一塊石頭。上到了咖啡的時候，茶房就來報告，說是宅裏來了電話，請七爺說話。燕西心裏想着，家裏有誰知道我在這裏，莫不是秀珠打來的電話？有心不前去接話，恐怕他更生氣，只得去接話。及至一聽，却是金榮的報告。說是三爺在劉二爺那裏，打了好幾個電話來了，催您快去。那裏還有好幾個人等着呢。燕西一聽，忽然醒悟過來。早已約好了的，今晚和白蓮花、劉寶善家裏會面，因爲在公園裏一陣忙，幾乎把事忘了。現在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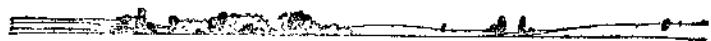
然來催兩次，料想白蓮花已先到了，也不便讓人家來久候，當時就和曾島二人說了一句家裏有電話來找，我得先回去。於是掏出錢來，給他們會了帳。女朋友和男朋友在一處，照例是男朋友會帳的，所以燕西不客氣，他們也不虛謙。燕西會了帳之後，出了公園門，一直就到劉寶善家裏來。劉寶善客室裏，已然是人語喧嘩，鬧成一片。一到裏面，男的有鵬振，劉寶善王幼春，女的有白蓮花，花玉仙。一見燕西進來，花玉仙拖着白蓮花上前，將燕西的手交給了白蓮花，讓白蓮花握着，笑道：嘿！你的人兒來了。總算劉二爺會拉繮，我也給你打了兩回電話，都沒有白忙。劉寶善笑道：嘿！花老板，說話客氣點，別亂把話給人加上頭銜。花玉仙笑道：什麼話不客氣呢？劉寶善道：拉繮兩個字，都加到我頭上來了，這還算是客氣嗎？他二人在這裏打口頭官事，燕西和白蓮花都





第三十八回

靜靜的望下聽，白蓮花拉住了燕西的手，却沒有理會。燕西的手被白蓮花拉着，自己却也沒有注意。王幼春笑道：「七爺你怎麼了？你們行握手禮，也有了的時候，沒有就這樣老握着嗎？」這一句話說出，白蓮花才醒悟過來，臉臊得通紅，趕快縮了手，向後一退，笑着對花玉仙道：「都是你多事，讓人家碰了一個大釘子。」說時，將嘴撇得老高。花玉仙道：「好哇，我一番很好的意思，你倒反怪起我來了，好人還有人做嗎？得了，咱們不多事就是了。」劉二爺是咱們把七爺請來的，咱們何必多事？還是請七爺回去罷。」鵬振皺了眉道：「人家是不好意思，隨便說一句話遮面子，你倒真挑眼。」花玉仙笑道：「你這人說話，簡直是吃裏爬外。」王幼春笑道：「你這一句話說出來不打緊，可有三不妥。」花玉仙笑道：「這麼一句話，怎麼就會有三不妥？」王幼春道：「你別忙，讓我把這個理由告訴你。你說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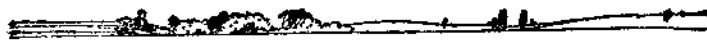
爺吃裏爬外。三爺吃了你什麼，我倒沒有聽見說，我願聞其詳。這是一不妥。既然說到吃裏，自然你是三爺裏邊的人了。這是自己畫的供，別說人家是冤枉。這是二不妥。剛才你是挑別人的眼，現在你說這一句話，馬上就讓人家挑了眼去，這是三不妥。你瞧，我這話說得對也是不對？花玉仙被他一駁，駁得啞口無言。鵬振拉着他在沙發椅上坐下。笑道：我們談談罷，別閑扯了。在這個時候，白蓮花早和燕西站在門外廊檐下，唧唧噥噥，談了許多話。鵬振用手向外一指，笑道：你看人家是多麼斯文，那像你這樣子，唱着十八扯。花玉仙笑道：要斯斯文文，那還不容易嗎？我這就不動，聽你怎樣說怎樣好？他說完，果然坐着不動。那白蓮花希望燕西捧場，極力的順着燕西說話。越說越有趣，屋子裏大家都注意他們，他們一點也不知道。王幼春是個小孩子脾氣，總是頑皮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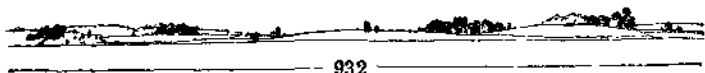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八回

不聲不響，拿了兩個小圓凳子出來，就放在他兩人身後，笑道：「你兩個人我看站得也大累人一點，坐下來說罷。」燕西笑道：「你這小鬼頭倒會損人，我們站着說一會話，這也算什麼特別？就是你一個人眼饞，得了，把黃四如也叫了來，大家鬧一鬧，你看如何？」白蓮花笑道：「王二爺可真有些怕他，把他叫來也好。」王幼春是大不願意黃四如的，自然不肯，於是又一陣鬧。一直鬧了一個多鐘頭，還是鵬振問劉寶善道：「你家裏來了這些好客，就是茶烟招待了事嗎？你也預備了點心沒有？」劉寶善笑道：「要吃什么都有，就是聽三爺的吩咐，應該預備什麼？」鵬振道：「別的罷了，你得預備點稀飯。」劉寶善站在鵬振面前，兩手下垂，直挺挺的答應了一個喳字。鵬振笑道：「你這是損我呢？還是捨不得稀飯呢？」劉寶善道：「全不是，我就是這樣的客氣。客氣雖然客氣，可是還有一句話要聲明，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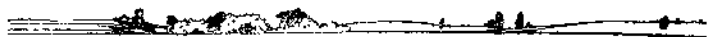
就是花老板李老板都有這個意思，希望大家給他打一場牌。燕西聽說，就問白蓮花道：是嗎？你有這個意思嗎？白蓮花笑道：我可不敢說，就看各位的意思。王幼春笑道：何必這樣客氣，乾脆你吩咐大家動手就是了。鵬振道：我先說，我弟兄兩個，只有一個上場。劉寶善道：這為什麼？鵬振道：這有什麼不明白的？這樣打法，或者金家人贏了錢，或者金家人輸了錢，省得有贏的，有輸的。老七打罷，我和玉仙在一邊看牌得了。燕西道：我不高興打牌，我情願坐着清談。劉寶善笑道：你二位是最愛打牌的人，所以這樣謙遜。但今晚若沒有兩位女客在此，沒有人陪着談話，我怕大家要搶着打牌了。一句話沒說了，只聽見有人在外面嚷道：炸彈！就在這炸彈聲中，只聽得屋子中間卜通一聲，滿屋子人都嚇得心跳起來。白蓮花正和燕西並坐，嚇得一歪身，藏到他懷裏去。接上





第三十八回

大家又圍堂大笑。原來是黃四如和王金玉來了。黃四如預先在玩意攤上，買了一盒子紙包沙子的假炸彈藏在身上。未進門之先，吩咐聽差不許言語，等屋子裏面正說得熱鬧，一手拿了三個，使勁向走廊的牆上一摔，所以把大家都嚇倒了。他和王玉看見大家上了當，都哈哈大笑。劉寶善看見，首先不依。說道：「幸而我們的膽子都不算小，若是膽子小點，這一下，真要丟半條命。我提議要重重罰四如，你們大家贊成不贊成？」大家都說贊成，問要怎樣的罰他？劉寶善道：「我以為要罰他們……說到這裏，笑道：『我們當着王二爺的面，也不能占他的便宜，讓他給王二爺一個克斯得了。』」王幼春笑着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胡說！我又沒有招你，怎麼拿我開心？」劉寶善給他夾了一眼，笑道：「傻瓜！這是提拔你一件好事，這一種好機會，你為什麼反對？」黃四如道：「嘿！劉二爺，話得說





明，怎樣罰我？我不懂，什麼叫克斯別打啞謎罵人。燕西學着唱戲道：白的味兒，對他說道：附耳上來。黃四如道：您說罷。劉二爺能說，你也能說。燕西道：真要我說嗎？我就說罷。他要你和王二爺親一個嘴。黃四如聽了，對劉寶善瞟了一眼，將嘴一撇，微笑道：這是好事呀！怎樣算是罰我呢？劉二爺說，人家是傻瓜，我不知道罵着誰了。劉寶善道：我倒是不傻，不過我要聰明一點，硬佔你的便宜，你未必肯。黃四如道：爲什麼不肯，有好處給我就成了。王幼春笑道：黃老板真是痛快，說話一點不含糊。黃四如道：不是我不含糊，因爲我越害臊，你們越拿我開玩笑。不如敞開來，也不過這大的事，你們就鬧也鬧不出什麼意思了。王幼春道：話倒是對，可是玩笑，要斯斯文文，才有意思。若是無論什麼事都敞開來幹，那也沒有味。黃四如道：我也不是歡喜鬧的人，可是我要不給他





們大刀闊斧的幹，他們就會欺侮我的。王幼春道：剛才你還沒有進門，先就摔炸彈嚇人，這也是別人欺侮你嗎？黃四如笑道：這回算我錯了，下次我就斯斯文文的，看別人還給我鬧，不給我鬧。說着，便坐在王幼春一張沙發上，含笑不言。燕西笑道：天下事，就是這樣一物服一物，不怕黃老板，那樣生龍活虎的人，只要王老二隨便說一句話，他都肯服從。王老二還要說和黃老板沒有什麼感情，我就不服這一句話。黃四如道：爲什麼李家大妹子，就很聽七爺的話呢？這不是一樣嗎？王幼春道：你剛才說了斯斯文文，這能算斯文的話嗎？慢說我和你沒有什麼關係，就是有什麼關係，你也別當着大家承認起來呀。你要把我比七爺，我可不敢那樣高比。燕西道：大家都是朋友罷了。一定要說誰和誰格外的好，那可不對。王幼春將黃四如推了一推，笑道：聽見沒有人家這話，

